

# 灯火之外，山海之间

■张熠南 李华群



一盏灯，守望万吨舰影，是谁举于山顶写就密语？一根绳，牵引国之重器，是谁系于军港力拔万钧？一条路，穿梭深山秘境，是谁隐于洞库为战蓄力？

在深山、在码头、在海岛，有这样一群官兵，他们不常露面，却做着同一件事——守着往来的舰，等着远航的人。

## 一

入夜，信号台二楼的玻璃窗将繁华与孤寂分割开来。北面，万家灯火璀璨；南边，墨色的海天遥遥无际。

这座矗立于营区小山顶的二层哨所，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的瞭望塔。寒暑交替、昼夜更迭，无论何时，这扇窗前总有坚守的身影。他们透过玻璃窗俯瞰海港，凝望深蓝。那些往来穿梭的舰影，起落翻飞的旗语、明暗闪烁的灯光，是大海之上独有的“对话”——哪艘舰要出港，哪条船要归航，信号员用眼睛一字一句地“聆听”。

9年前，如今的台长段鉴峰第一次踏上这条蜿蜒山径，还读不懂这片海的“语言”。枯燥繁多的知识和偏僻的环境，曾让这个年轻人打起退堂鼓。一次向基地发报，他手忙脚乱间险些酿成错情。好在班长一把拉开他，沉着修正了报文。那天夜里，班长指着窗外刚拉响汽笛出港的军舰说：“我们就是连接舰艇和指挥所的‘神经’。信号传递差之毫厘，岸舰协同就可能失之千里，贻误的是战机！”

那晚的汽笛声，他一直记着。从那以后，段鉴峰努力背记每一串代码、每一组灯光信号和每一条手旗旗语。

哨所设施简朴，生活也简单。人手最紧时，只有3名信号员来回倒班：两人值守，一人下山取餐。唯有除夕夜，全班团聚，家属来队，冷清的塔台才被

欢声笑语填满。那时，塔台里那口沉寂的铁锅会迎来一年一度的沸腾——去年熬制糖浆，做成一串串冰糖葫芦；今年煮了火锅，咕嘟咕嘟的热气驱赶着窗外的寒意。

电台前铺开的《信号收发登记本》上，记录着每天的信号收发和值班情况。几个符号、寥寥数字，背后是信号员漫长的守望。

## 二

“呜——”汽笛划破军港夜空，远处灯塔的倒影在海面漾开涟漪。

一艘看似不起眼的拖船停泊在海面上，那是保障大型舰艇靠离码头的关键力量。“开足马力，一‘顶’一‘拖’，小小拖船便能助力万吨舰艇平稳移动。”船长丁福明笑着解释。

然而，小体量和平底设计，也让拖船在风浪中摇摆颠簸更甚。

当万吨巨舰缓缓靠来，拖船的转向需要有多灵？速度有多快？要顺利完成拖带任务，船员要用自己的方式“读懂”军舰。他们要练出抛出缆绳时的肌肉记忆，记住转动舵轮时角度的微妙差异，还要适应剧烈晕船的生理反应。

某次任务，拖船需拖带舰艇到达指定海域锚泊警戒。那一晚，风急浪高，大雨瓢泼，海面仿佛伸出一只无形的巨手，把如一片扁舟的拖船抛上又扔下。“全船的人整晚都没睡，几次感觉船要倾覆。”说起那次任务，丁福明仍心有余悸，“航海兵将塑料袋放在脚边，边吐边写战斗日志。”

正说话间，警铃敲响，拖船进入备战备航演练状态。只见帆缆兵熟练地在船头船尾解开粗缆；机电兵迅速跑到甲板下噪声轰鸣的机舱集控室……短短几分钟，船员就做好出航前的所有准备。

“咱船小，掉头快。”丁福明高声喊道，“真碰上险情，就得抢在前头，护住大舰周全！”

23岁，于人而言是青春飞扬的年华；而对于这艘拖船来说，意味着即将到达服役年限。它陪伴船员们将驰骋海疆的梦想塞进方寸船舱；见证了丁福明从一名普通航海兵成长为基地首批

军士船长；更护送了一艘艘战舰劈波斩浪，驶向远方。

## 三

攀上十几米高的窄铁梯，储油罐下黑漆漆的，几乎看不到底。维护保养、测量数据、排查渗漏风险……油料仓库保管员贾金林和搭档刘力源日复一日地穿行于这潮湿密闭的洞库通道。

洞库内，是终年不见阳光、空气凝滞的密闭通道；洞库外，是层峦叠嶂、人迹罕至的苍莽群山。雨季时，水珠顺着洞库两侧墙壁往下淌，地上满是积水；入冬后，山上的水管时常冻住，官兵要从半山腰的加油站把水一桶桶运上去。

油料是“战争血液”。保障舰艇油料迅速安全收发，是油料兵的使命。接收油料对于油料兵而言，是熬人的。他们需要昼夜不停地盯着发油口，查看是否会发生泄漏等险情。

贾金林和战友常带着铁镐，沿蜿蜒曲折的油料管线，在崎岖的山路间检查管线是否损坏，同时清除杂草、清理杂物。他们两人一组，24小时轮班巡逻，绕山一趟要走3小时。

“开始也觉得枯燥，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盼头……”12年前的刘力源大概没想到，自己能一守就是10多年。近两年洞库修整，贾金林与刘力源留守值班、监督施工。闷了，他俩就轮换着出来透气。

人少，更冷清。山上的信号很微弱。闲暇时，他们把手机贴在窗沿，有时能断断续续地给人家打通电话。“家属原来纳闷，怎么好长时间都不联系。”贾金林说，“之后她们上山来过一趟，就啥都明白了。”

近些年，洞库前新建了营房、平整了山路，还添置了健身房与篮球场。如今，项目都已完工。等油料再次汩汩流入罐室，这座大山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汽笛日日拉响，舰船来来往往——守在峰顶的人，用目光送它们远行；守在军港的人，用缆绳接它们回家；守在深山的人，用油料为它们备足远航的底气。

舰船无言，它们每一次平安归来，是对这些不同岗位上官兵的最好回答。



## 转折点上的曙光

■张玉铎

那盏马灯记得  
如何把光芒揉进  
军事地图泛白的折痕  
湘江水在文件袋里奔涌  
而赤水河在远方  
练习转折的笔法

会议室木窗开合之间  
历史改换了呼吸的节奏  
智者的手指划过乌江  
红色的箭镞开始学游泳  
四渡赤水的身姿  
比辩证法更懂得迂回  
电台兵的耳机里  
传来金沙江的浪涌

当表决的手举起  
娄山关的月亮，突然变轻  
像一枚新盖的邮戳  
寄出黎明前的最后急件

多年后，我们抚摸木桌  
纹理中仍能听见  
湘地方言如何把危机  
锻造成一串钥匙

它开启的不是城门  
是一个民族  
重新学会行走的  
那个早晨



## 精短小说

1932年的春天，迟迟不肯踏足陕北的这片黄土坡。

贫瘠的黄土高原，早已被苦难浸透，像一口闷得密不透风的铁锅，扣在千千万万穷苦百姓的头上，只等一把火，把这片黑暗烧个通透。

土窑洞里，油灯亮了整夜。刘善忠指尖叩着桌面，目光落在高朗亭手里的雷珠山寨地形图上。“穷人要活命，必须有枪，有队伍！”高朗亭的声音带着锐气，“据说明日邱树凯不在，我们混进寨子，稳住他们，再夺枪！”油灯芯噼啪作响，窗外，夜色深沉。

次日正午，日头烤得黄土坡直冒烟，雷珠山的寨门“吱呀”晃着。两个团丁打着哈欠，抱着枪靠在门上，眼睛半睁半闭，看着山下的路。

不多时，山路上走来三个身影。走在最前面的刘善忠一身青布长衫，袖口挽得整整齐齐，步履沉稳，眉眼间带着几分读书人的温文气质。高朗亭、高文清跟在身后，边走边低声说着经义。他们不紧不慢地朝寨门走去，眼角余光早把寨子的布局、团丁的站位，摸得一清二楚。

“干什么的？”一个团丁端起枪，厉声喝问。

“我们是邱团总的故交，今日来到清涧，特意上山拜访。”刘善忠微微颌首，语气不卑不亢。

“邱团总不在，明天再来吧！”“我们已事先约好，邱团总一会儿就回来。”

两个团丁对视一眼，见来者衣着考究，谈吐不凡，不敢再怠慢，连忙放下枪打开寨门：“三位里边请！邱团总今日下山办事，寨里由邱队长主事，我这就去通报。”

他们不动声色地交换了一个眼神，踩上寨子里坑洼的黄土路。

三人被客客气气请进了正中的窑洞。刚坐定，高朗亭笑着从怀里摸出一包洋烟，抽出两支递到邱队长面前。邱队长毫不客气地接了，叼在嘴里。高朗亭顺势划燃一根火柴，双手拢着火苗凑过去。

就在低头护着火苗的瞬间，高朗亭

# 夺枪

■许硕

的目光已扫遍窑洞内外；里间土墙上，四支步枪整齐挂着，枪托擦得锃亮；院子里散坐着几个团丁，腰间都别着短刀；寨门方向的土墙根靠着两支步枪，方才开门的两个团丁正蹲在旁边抽烟唠嗑，背对着窑洞……火柴燃到了头，烫了指尖，他猛地回神，把寨子里的布局、人数、武器、退路，都刻在了脑子里。

另一边，刘善忠靠在炕边侃侃而谈，从清涧的风土说到绥德的见闻，句句不离与邱团总的交情。邱队长听得连连点头，脸上的戒备渐渐散去，当即吩咐一名团丁上街买肉，又让伙夫赶紧准备午饭。

“邱队长不必破费，咱们一同吃点便饭就好。”刘善忠微微欠身，客气道。

“哪里哪里！”邱队长满脸堆笑，“三位先生才华过人，将来前程无量。今日远道而来，邱某怎能怠慢？待会见了邱团总，还请多美言几句。”



海防之歌(焦墨)

郭文伟作

## 镜中青春

■张飞龙

象根深，高低机、方向机操作精微晦涩，气象修正、诸元装订需要环环相扣。第一次专业摸底考核，张中旭成绩垫底。那天晚上，外训场的星空格外亮，他抱着模拟面板坐在炮车旁。

“你这新兵，急啥？”班长付鹏走过来递给他一个水壶，“业民老兵在烈火中都能稳住准星，你这算啥？瞄准手的准头，是用汗珠子泡出来的！”之后几天，付鹏给他讲解修正技巧，手把手教他识别刻度，还把自己摸索多年的心算法倾囊相授。

后来的训练中，张中旭抱着瞄准镜一趴便是数小时，汗滴浸透迷彩。双臂酸麻如灌铅，依然纹丝不动；休息时，他把密位换算表、气象修正参数抄满本子，边走边记；实装操作时，他缠着付鹏加练“盲摸”，仅凭指尖触感精准定位，把每一个动作刻进肌肉记忆……张中旭很快成长为连队专业骨干，成为战友们信赖的“主瞄手”。

2023年盛夏，连队千里机动挺进新疆茫茫戈壁。烈日灼空，刚展开训练时，火控系统就因高压、高温出现黑屏，测量仪器的偏差也很大。

“按预案，手动解算！”付鹏果断决定。气象员钟笔政快速测量风速数据，付鹏拆下发烫的火控电池，用随车工具做应急散热，张中旭用最原始的太阳高度法测算距离……当最后一组诸元算完，张中旭扑到瞄准镜前，将手动算出的

半个时辰后，团丁提着肉回来，伙房里很快飘起了油香。不多时，几大盘饭菜端了上来，刘善忠特意招呼院子里的团丁们一起进来吃。他们早就饿得不行，闻言一拥而入，挤在窑洞里狼吞虎咽，碗筷碰撞声混着说笑声响成一片。

刘善忠端着粗瓷碗，目光扫过左右，忽然将筷子往碗口轻轻一竖，顿了半秒，再缓缓放下。

下一秒，三人几乎同时放下碗筷。“弟兄们慢吃，我们去喝点茶水。”刘善忠笑着起身。话音未落，三人已同时转身，长衫带起一阵风。

高朗亭动作最快，像蓄势已久的猎豹，纵身扑向里间土墙，扣住最边上那支步枪枪托，手腕一翻，枪已入手。“哗啦”一声，枪栓拉到尽头，黑洞洞的枪口瞬间对准离得最近的邱队长。

刘善忠紧随其后，摘下另外三支步枪，自己留一支，将剩下两支往地上一杵，枪口扫过满屋子的团丁：“不许动！缴枪不杀！”

几乎是同一时间，高文清像狸猫一样贴墙溜出窑洞，猫腰冲到寨门土墙根，一把抄起那两支被团丁随手靠在墙上的步枪。反应过来的团丁刚要起身，高文清已迈调转枪口对准了他们：“别动！敢喊一声，当场打死！”两个团丁吓得腿一软，又坐回了地上。高文清反手关上寨门，转身堵在窑洞门口。

窑洞里瞬间死寂，碗筷掉在地上的脆响格外清晰。有的团丁嘴里还塞着饭，一个个僵在原地，脸上的笑意被惊恐取代。邱队长吓得浑身发抖，下意识就往腰上摸，被高朗亭上前用枪口死死顶住额头，“敢动一下，我先崩了你！”

邱队长的脸瞬间煞白，举着双手慢慢蹲下去。角落里一个愣头青红着眼，偷偷伸手去摸板凳下的短刀。刘善忠眼疾手快，抬手一枪托狠狠砸在板凳上，木板“咔嚓”一声裂成两半。“谁再敢动，就是这个下场！”

刘善忠扛着枪走出寨门的时候，日头正悬在山巅之上，金灿灿的光穿过漫天黄沙，没在荒寒了许久的黄土坡上。风还在刮，卷起地上的尘土，可他眉头沉甸甸的枪杆上，仿佛正托着陕北高原迟到了太久的春天。

## 感念

■李国选

谷雨过后，辽西大地春意渐浓。最先显示春的来到的不是青草，而是淡黄色的柳梢。早在10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杨巨源就感叹：“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现在正是体味“绿柳才黄”的绝佳时节，我回到老营房赏柳。放眼现代化营房，我一时感慨颇多。

我离开这里已有近40年了。参军时，我随部队移防到这里时，营区光秃秃的。为此，全师提倡植树绿化，整治营区，改善环境。鉴于这里气候干旱，而柳树耐旱，成活率高，师里决定广植绿柳，营造整体绿化效果。两年间，我和战友们在营区栽下了一棵棵绿柳，付出了不少的辛劳和汗水。后来，我提干去机关当了参谋，离开了营区。10年后，我又回到老部队，继续带领战友在营房栽下了一棵棵绿柳。

还记得那一年植树时，董存瑞生前战友、全国战斗英雄邹顺义到场亲自参加。植树开始，他手搭凉棚眺望营区，动情地说：“看咱这大营房多壮观，可惜董存瑞没赶上，我就替他多栽几棵柳树吧！”于是“为董存瑞多栽树”的理念在官兵头脑中扎根，绿化热情更加高涨。

难忘有腿伤的营房科长一瘸一拐地在营区内转悠，具体划分植树区段，检查栽植质量，确保成活率。难忘山东籍的老兵探家归来后，把泰山脚下的柳苗带回营房，取名“泰山柳”……经过一茬又一茬官兵的努力，营区终于被柳荫覆盖；沿围墙栽植的垂柳宛如绿色屏障，营区道路两旁的垂柳投下宽大的树荫，为官兵提供阴凉庇护。我们还在营房车炮库、装备修理所、靶场等单位地块栽植了直柳，与垂柳形成呼应之势，把铁打的营盘装扮得美如画。

当年栽植的柳树苗仅有半人高，而

今，它们已长成四五层楼高，下垂的柳条直达地面，在春风中微微拂动。我上前将柳条揽入怀中，贴靠脸庞，那种柔柔的感觉，勾起我自儿时起便结下的爱柳情愫。

儿时关于柳树的记忆，是带着童稚的笑声的。嫩叶初现时，我和小伙伴用柳条编成“伪装帽”，扎起“武装带”，编成“冲锋枪”，像小兵扛嘎那样威武地行进，在山野里狂奔，玩得不亦乐乎。紧随柳芽而生的是“毛毛狗”，它是柳树的蓓蕾。“毛毛狗”长在直柳枝条上，浑身灰白色，好似刚出生的小毛狗。我们常将“毛毛狗”放在纸上，一手在纸上轻轻弹动，看它无规则地跳动。我们高声地唱着：“毛毛狗，狗狗狗，没有腿，也能走。”

上学后，我发现从古至今有不少仁人志士都爱柳树。苏东坡履职杭州期间，用西湖的淤泥筑成堤坝，在堤上铺路，在路两旁栽植垂柳；林则徐被贬新疆，每到一地大力提倡植柳；丰子恺喜爱柳树“高而能下”“高而不忘本”的谦逊品格；叶圣陶欣赏柳树的朴实与顽强；季羨林以柳影目光寄托乡愁……

记忆中，乡亲们会用柳条编扎挎筐、吊篮、筐箩、箬篱等用具，用于生产生活中。干柳枝是绝好的烧火柴，我曾组织连队将修剪下来的树枝捆扎成战备柴存放，此种做法后来还被上级后勤部门推广。

柳枝摆动，拂动着我的思绪。看着嫩绿的柳条，我不禁手痒，割下一小段放在路沟台面上轻轻拍打，使树皮与枝条脱离。我用手一拧，柳枝皮筒落入手中，再将一端捏扁，两面削薄外皮，做成喇叭嘴，制成柳笛。我用柳笛吹出“一二一”的节奏，引来路过士兵好奇地围观。

营院里，柳树翠绿，春花初绽，引来蜂飞蝶舞，鸟雀争鸣。又一阵春风吹来，柳浪涌动，此时，恋柳的我心儿醉了。